

思菴野錄

思菴野錄卷中

渭南薛敬之著

外元孫張經世校梓

春夏顯諸仁秋冬藏諸用春夏天地之交會秋冬天地之
專殊

天本陽氣之精積而上浮地本陰氣之積滯而下凝日月
星乃天之發耀山川水石乃地之呈形

天下歸仁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天下者大之之辭
陽氣多而陰氣少陽生液故氣蒸雨陰氣多而陽氣少陰
生質故氣凝雪男女之象也

篤恭天下平與致中和位育微妙

人之氣量根于性唯問學然後可充之

人之驕吝乃氣浮使然知道者自無此狀

心之善惡而形相兆焉故孟子以眸子觀心

人之賢否別是一般風味

人之生死與物之榮枯皆性之感與未感耳

朱子書丹陽邵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若忍

辱負國之人則一婦人之不如

漢儒不免穿鑿而俗氣亦有之如白虎通壽命一段有三

科之說又有司命舉過之言豈儒者所道

操存省察兩段自不容離操存不可不加省察之功纔省察便是操存也離却便不是學

讀孟子之書自覺底胸次與天地一般氣象孟子是胸次大底人故其發言自不覺其廓大

趙岐謂孟子通五經以心言者也

器識不遠不能成大事

人能知學氣味自別外物自不能動其中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也

從政不本諸心不爲孫吳必爲申韓其于民何補

心一有不正則煩擾隨之

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上之意同

如管輅知何鄧之敗則一知言窮理之人也

非有道之君子鮮不爲位驕者

予夜來思中庸一書子思只是爲這箇中字作也中底事
平常底理一章言其中庸之原人能致之則天地萬物
皆與已一體都平常所以下至十二章勉人進中庸之
道須如顏子便能擇如大舜便能知如子路便能守然
後能盡也推而廣之中庸之道至費且隱小而言之則
自一身所言所行所接莫非此中庸之道大而言之則

雖如舜之歷險難文王之有作述武王纘緒周公制禮
孔子告諸侯也莫非是箇中庸之道非有甚高難爲之
事以至推言天道人道以聖人至誠處言雖至誠人所
未易到在聖人分上也只是箇中庸以天地高厚處言
雖高厚人所未易測在天地分上也只是箇中庸推而
及之以至聖人莫能窺之處皆是自然何駭于世而疏
于人哉人能致之亦可馴而至之所以終了又說箇操
存省察之方欲人進中庸之道非難致也愚窺子思之
意當時或者不過如此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理真實見得自別

聖賢分明別是一段問學

水流濕水生于濕也火就燥火生于燥也故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一陽也二陰也故萬物也始先有陽
而后有陰陰生于陽陽生于陰也于是人物之生而后
無始非謂初生時無始也先儒謂陰陽無始以物之形
成后言也以此推之靜生子動惡生于善凶生于吉亂
生于治異生于常皆可類推亦自然之象

水生于天而成于地火生于地而成于天故水心實火心

虛也象之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以水火觀之則虛能生實實能生虛矣易曰水火既濟既濟者陰陽相得之象也

天下之水歸于東瀦化虛也否則九州其魚矣乃一氣之闔闢而然若列子無底之谷尾闔之穴泄之之說爲繆殊甚儒者所不道也

不處不道底富貴不去不道底貧賤恐有以去乎吾仁也去乎吾仁何以成名乎所以君子不去仁雖造次顛沛而常用力自能取舍如此非是不處不去后纔用力在仁然不處不去已是爲仁底力在

春夏在日之晝陽用事也秋冬在日之夜陰用事也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迹也道學理也

孔子繫辭一傳乃六十四卦影子

詩禮樂者成就古今人物底丹頭但人自不能鍛鍊連詩
禮樂也一串都成灰淬了

周子說得禮樂之弊好

說者望諸葛孔明興禮樂只是能操縱予奪一有規矩如
使居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然後可爲不然或勢可爲
而事不能遂當時如驅中原匡天下一統六合事亦可
措然魏駕中原吳兵連肘而不能舉以塵淨麾下禮樂

云乎哉興之者謂孔明之才則可謂孔明之爲則不可
三代下出處之得其道無如孔明一人而已雖有子房先
儒稱有儒者氣象但其出爲韓亦以義起也類于自薦
其于孔明隆中之顧遠矣

韓信拜將之壇于漢可也其受封也而心思東楚寧無厚
顏說者謂亡虜宜也然死于婦人之手寧非畔主更義
之責報乎

曹操之讓還三縣與王莽之下士其妻衣曳地者一奸雄
之譎詐其能贖乎

朱子書曹操之讓還三縣著其奸也

松柏不葉竹質疏略皆卑牧謙儉之象故能後于歲寒以
此觀之浮躁淺露恃濃驕豔者鮮不易敗

醜惡相兆朕自然之符也故天三日之晴未嘗無一日之
晦其象自然

無德而久于位積殃也無功而厚于報累禍也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分明說出箇作聖工夫樣子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知今日科舉之學輕重矣

人不知道則所爲皆氣習如或有善不過是氣質中之一
點純粹者

處已接物須當審否則辱矣故恭要近禮

游藝一事在鄒魯輕且末今則爲第一事其治體純駁人
才得失可知

程子說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只是嘆人會說性卻不知
性之來歷何如養之何如源頭在何處都要在自己身
心上尋討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程子謂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
會得來便活潑潑地會不來只是弄精神此段予思何
消會與不會得鳶魚之飛躍便是必有事焉而勿正皆
不得已而然非有爲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是孰使之
然哉

春陽之中其氣和而不躁故其物暢榮而不遏然或升之太過則必躁而無狀各隨所惑而成類如纔有所肅必成霜所嚴必成雪一或散而不斂乃成風爲狂飛塵揚沙無所不至如人得氣之充盛而無問學以規矩之收斂之則放辟邪侈無所不爲

讀書不在多貴在知要知要不在言要在力行

讀聖賢言語見聖賢底分量

凡作文字須要認理親切然后其言自然暢快否則澁滯自不令人曉會

凡理認得十分纔說七分若認得七分纔說一二分更若

理不明白終模糊一分亦說不得雖自強說終不脫洒
終歸箇甚麼

日窮于次盡十二次也月窮于紀盡十二紀也星回于天
週四時也至春而日復躔月復建星復轉故與冬而言
窮盡一歲之運行也

日行之速陽健也按今之躔度擬之漢唐爲少差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八卦相盪而言鼓之以雷霆在卦
爲震潤之以風雨在卦爲巽兌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在
卦爲坎離在天成象也男女在卦爲乾坤在地成形也
象行之變其本在剛柔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前活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卓爾模樣

讀秦風喜得無淫奔之詩見得秦風好

中庸不可章句分只緣朱子欲人易于理會却分了

欲知漢儒須看禮記今人如何及得

漢儒去孟子不遠故其著述爲近之只緣道學不明所以言語多差錯

詞賦至屈宋而始倡有三百篇遺意

天地間未有無性之情而但有無情之性如山川草木水火是也惟此類無情

杜甫北征詩可觀綱常之氣溢在言表想是時窮抑迫切之極而良心發見不然則狂誕之情不能如此悽婉忠眞者

子牙之鼓負賈臣之負薪正所以養後日無窮之譽也節義非此時無由而見

朱子集楚辭之註有春秋之筆觀首引胡笳篇謂非怨文姬也亦以甚雄之惡則揚雄不如一穢婦明矣

孔子廟庭有揚雄從祀以義言之則當黜矣雖有太玄方言之作不但畔經亦以害道

雀鳴與雷震一幽一顯耳只爭分數多少

雀善識人意故孔子稱其翔舉美知幾也況于人乎

觀孔子賢下惠孟子聖下惠便見聖賢氣象

夏而雨陰抱陽也冬而雪陽負陰也抱陽則陰浮而陽盛
欲出必雷負陰則陽權而陰承以施必煖

溫風寒風隨陰陽也非陰陽之外別有所謂風也若拂塵
揚沙折木偃禾皆氣之升降鼓急而然非世所謂神鬼
譎怪之說孔子謂天怒者不過敬天之意與成王迎周
公之事同

高宗之學見得物理破故凡告戒命誓却多引喻

物之受性雖天地不能爲之予奪若春桃秋菊何損益于